

为什么是七台河？一个东北煤城的高光时刻

走进七台河短道速滑冠军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楼大厅上方的“金牌榜”——国家级金牌 535 枚、世界级金牌 177 枚、16 次打破世界纪录……这些都是七台河培养的运动员取得的成绩。而在另一边，则是一面“冰刀墙”——千余双运动员们穿破的冰鞋排列整齐，见证着这些光环背后的来路坎坷。

本报记者杨思琪、谢剑飞

“月光洒落在冰上，点亮几代人心中的梦想……一个小城人的愿望，要让冠军长廊收点北方……”

北京冬奥会期间，黑龙江省七台河市——这座人口不足 70 万的东北小城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一首冬奥主题歌曲表达了七台河人与冬奥的不解之缘。

杨扬、王濛、孙琳琳、范可新……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这里先后培养输送了 10 位冬奥和世界冠军，打造了“冬奥冠军之乡”“冬奥冠军摇篮”的城市名片。截至 2 月 15 日 15 时，中国在历届冬奥会获得的 19 枚金牌中，7 枚和七台河有关。

如今，七台河被称为“手握秒表的城市”。这里不仅有“金字塔尖”的荣耀，更有坚实的“底座”，为中国短道速滑事业源源不断地输送新的血液。

放眼当下，在资源型城市转型路上，“敢为人先 勇争一流”的冠军文化，正在为这座东北小城的振兴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小城的高光时刻

2 月 5 日晚，范可新和队友以 2 分 37 秒 348 获得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混合接力冠军，为中国代表团摘取首金。

2 月 13 日晚，在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 3000 米接力决赛中，范可新再次出征，与另外 4 个姑娘一起为中国队再得一枚宝贵的铜牌。

在夺得首金的赛后媒体见面会上，范可新说：“短道速滑是一种传承，我们都是七台河人，我希望以后有更多七台河的孩子，能接上我的这一棒。”

这一刻，七台河这个东北小城再次进入大众的视野。她以七台河为荣，七台河以她为骄傲。

七台河，位于中国东北边陲，完达山脉西端，倭肯河和挠力河蜿蜒而过，一年有 4 个月气温在零下 20 摄氏度以下，为开展各种冰上运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地理条件。

“到倭肯河看看，就知道为啥七台河出冠军了，河面上全是滑冰的。”一位网友这样说。

冰雪覆盖的冬天，下至四五岁的孩子，上至六七十岁的老人，都会走到冰上去、雪中去，享受冰雪运动带来的快乐。当地人对于冰雪运动的热爱，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更为七台河冰雪运动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截至目前，由七台河市培养的运动员获得世界级金牌 177 枚、国家级金牌 535 枚，打破世界纪录 16 次。2017 年，这里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国家重点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和“国家短道速滑七台河体育训练基地”等荣誉称号。七台河，凭什么？

时间回到 2002 年，美国盐湖城冬奥会。中国代表团获得短道速滑女子 500 米和 1000 米共 2 枚金牌，实现了自 1980 年首次参加冬奥会以来金牌“零”的突破，创造这一历史的就是短道速滑运动员杨扬。

9 岁时，杨扬开始学习滑冰，曾在七台河跟随教练董延海学习。在七台河市短道速滑冠军馆展出的篇日记里，杨扬这样写道：“作为一名运动员，就应该不怕苦不怕累，爱动脑筋，长大后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每当我看到那些获得金牌的运动员站在领奖台上激动地哭了，我是多么羡慕啊！我想如果我也站在领奖台上，胸前挂着用苦与累换来的闪着金光的金牌时，别人也会用羡慕的目光来看我。那时我会非常自豪，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她说到，也做到了。随后，王濛接过了接力棒。2006 年 2 月，王濛参加都灵冬奥会，以 44 秒 345 的成绩夺得短道速滑女子 500 米冠军。那届冬奥会，她摘得一金一银一铜。

四年后，温哥华冬奥会。王濛先后在 500 米赛事的预赛及半决赛两度刷新奥运纪录，并在决赛实现了对女子短道速滑 500 米金牌的蝉联，之后获得女子 1000 米以及 3000 米接力的冠军。这让她成为中国短道速滑历史上第一个冬奥会“三冠王”，开启了令七台河人倍感振奋的“濛时代”。

作为前中国短道速滑队队长，尽管她不再“拼杀”战场，但北京冬奥会期间，“我的眼睛就是尺！”“不用看回放！”“我就是福将！”……一系列沉浸式、唠嗑式的东北话解说，无时无刻不散发着独特的魔性和魅力，让她再次“圈粉”无数。

在王濛征战温哥华冬奥会的时候，只有 17 岁的范可新就坐在家看电视转播。两年后，她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她的出现，为



▲1 月 8 日拍摄的七台河短道速滑冠军馆(无人机照片)。七台河短道速滑冠军馆于 2019 年开馆，主要展示当地 40 余年滑冰事业的历史。



◀1 月 10 日，在七台河体育中心，七台河职业学院短道速滑训练中心的孩子们在进行训练。

本报记者张涛摄

▶孟庆余(右一)和队员们在冰上训练(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谢剑飞摄



一个问题提供了答案——“2014 年索契冬奥会，中国短道队谁堪挑起大梁？”不过那时候，她总说：“我还小。”

2014 年，范可新 21 岁，是索契冬奥会中国队的女子 500 米夺金热门，但她在半决赛第二组开赛不久突然失去了平衡，摔出赛道。

2018 年平昌冬奥会，她 25 岁，在短道速滑女子 500 米半决赛中被判犯规出局，令人惋惜。

2022 年，北京。从懵懂、稚嫩到坚定、成熟，这个曾经在赛场上摔倒后哽咽的姑娘，已成长为经验丰富的老将，是短道速滑女队的领军人物。

波折、血泪、坎坷，始终与成功、喜悦、荣耀同行。一代代短道速滑健将，在洁白的冰面、激战的赛场上，续写着冬奥会与七台河不可分割的深厚渊源。

作为中国冰雪运动的“王者之师”，短道速滑队犹如勇士手中的最锋利的剑。截至 15 日 15 时，中国在历届冬奥会获得的 19 枚金牌中，其中 7 枚和七台河有关。

这座东北小城，从未享受过如此高光时刻。

煤城的“破冰”之路

人们常说，“七台河有两件宝，一是优质煤，二是短道速滑高手。”前者是天然形成，后者则是后天打造。前者让城市“钱袋子”富足，后者则让市民“脑瓜子”富有。

在诞生冬奥冠军之前，七台河其实是一座因煤而生、缘煤而兴的工业城市。从 1958 年开发建设以来，七台河累计为国家贡献超过 6 亿多吨优质原煤，是全国重要的煤炭、电力生产基地和东北地区最大的优质焦煤和焦炭生产基地、煤化工产业基地。

1983 年，七台河晋升为省辖市，与鸡西、双鸭山、鹤岗并称为黑龙江“四大煤城”。

曾经的煤炭之城，是如何与短道速滑扯上关系的？如何在“黑金时代”开辟出一条银色冰雪体育新路？

转变，要从孟庆余说起。

这位功勋教练，被称为七台河市短道速滑事业的奠基人和开创者。

孟庆余出生于哈尔滨一个工人家庭。1969 年，18 岁的他被分配到七台河，在新建煤矿当采煤工人。

孟庆余的妻子韩平云回忆说，孟庆余从学生时代就热爱滑冰。1972 年，他代表七台河参加冰上运动会，一举夺得 1500 米、3000 米和 5000 米比赛三项冠军。随后，因为在这次比赛中的突出表现，他被调入市体委，成为七台河市的滑冰教练并开始着手组建速滑队。

七台河新的历史，就从那一刻开始书写。

“那时候，有不少人都认为搞体育是不务正业，但他管不了这些，一个人到市体委报到去了。”韩平云说，走上教练岗位后，孟庆余突然忙了起来，留给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少。

孟庆余有个绰号叫“杠子”。“杠子”，常被指公牛。速滑队刚组建的时候，队里没有像样的冰场，孟庆余就自己浇冰场。他自己设计“浇冰车”，把一个大铁桶放在爬犁上当作水箱，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像老黄牛一样拉着一吨多重的爬犁一点点浇冰。

“冬天天寒地冻，一场冰浇下来，人冻得手如猫咬，面若刀割，溅到身上的水滴结成冰，走起路来哗哗作响，几乎成了冰人。”七台河市体育局三级调研员王宏斌说，即便这样，孟庆余仍咬牙坚持。

起初，他把训练地点选在一个简陋的露天灯光球场中。“说是房间，倒不如说是四面透风的‘鸟笼子’，晚上躺在床上，顺着墙能能看到天上的星星月亮。”韩平云说，因为没有取暖设备，冬季墙上总是结着一层厚厚的白霜。

孟庆余领着孩子们修房子，搭炉子，办食堂，浇冰场。经费不足，他就把家里的锅碗瓢盆搬来，用自己的工资给队员们买粮食，甚至把结婚时好友送的穿衣镜搬来，帮队员们矫正姿势……总之，训练队缺啥，他就从家里拿啥。

“白手起家”，他就这样把滑冰从七台河人闲时的爱好，推向竞技体育道路。

从 1985 年开始，随着队员们逐渐在国家和省市比赛中取得一些成绩，黑龙江省体育局为七台河速滑队无偿提供室内滑冰场地。孟庆余终于能带队员到哈尔滨室内滑冰馆进行训练。

由于训练经费紧张，孟庆余和队员在训练基地附近租用民房住宿，哪家最便宜就租哪家。最初租住的房间是只有 16 平方米的棚户房，他带 30 多个孩子挤在一起。直至后来七台河市体育局在训练基地附近购买了住房，队员们的住宿条件才有好转。

1987 年，对于七台河来说是个关键的转折点。

孟庆余提出将七台河重点项目从速度滑冰转为短道速滑，并且主攻女子项目。身边人都觉得没把握，甚至公开反对，但“杠子”脾气上来，没人拦得住。

当时，国际上短道速滑刚刚兴起，还没被列入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七台河就已经把重点转到短道速滑。事实证明，这是为七台河打开新世界大门的一把金钥匙。

1991 年，师从孟庆余、入选国家队的张杰和队友在当年世界大冬会短道速滑女子 3000 米接力比赛中夺冠，成为七台河走出的首位世界冠军。此后，杨扬、王濛、孙琳琳、范可新，这四位冬奥冠军，无一不是孟庆余的弟子。

“私底下，我们叫他‘魔鬼教练’。”张杰说，练胆量、练耐力、练技巧、练作风，都是他常用的奇特而严酷的招儿。

王濛在一次采访中说，“在和孟庆余教练三年多的师徒关系中，他一直和我们朝夕相处，将全部心思都放在我们身上，对家里的关心更是少之又少，是他的牺牲与奉献造就了我们的成绩。”

不幸的是，2006 年 8 月 2 日，从七台河赶往哈尔滨为学生上训练课的路上，孟庆余因交通事故，永远地告别了他热爱的事业，和他热爱的孩子们。

他去世后，赵小兵、张杰、董延海、张利增……一批由他亲手选拔和培养起来的优秀教练员、运动员，接过他手中的秒表，继续执鞭冰场，帮助更多的孩子实现冠军梦。

1984 年，赵小兵因意外受伤抱憾退役，

而后被孟庆余挖掘。1989 年，她正式开启短道速滑执教生涯。

“因为伤病，我曾经的冠军梦破灭了，我要拼尽全力让我的小队员替我实现短道速滑冠军梦。”30 多年来，赵小兵先后培养出了孙琳琳、王伟、李红爽等冬奥会冠军和世界冠军。

冠军筑梦的摇篮

2013 年，在相关方面支持下，七台河体育中心的室内冰场投入使用，结束了这里数十年无室内冰场的历史。孟庆余生前未能完成的遗憾终得圆满。

中午时分，11 岁的杨秀铂和 20 多个同伴在这里的冰面上练习滑冰。有的速度飞快，珍惜每一分每一秒；有的不小心摔倒，爬起来继续“奔跑”。

杨秀铂的家在贵州凯里，小时候喜欢轮滑，在轮滑教练的推荐下，他专程来到七台河学习短道速滑。“听说来这里能当冠军，我就来了。”

教导杨秀铂的教练正是张杰。2014 年，张杰回到家乡七台河执教。在他们的努力下，七台河在 2017 年第 11 届世界冬季特奥会的速度滑冰项目中斩获 4 金 2 银，又在 2019 年第 15 届世界夏季特奥会的速度轮滑项目中获得 3 金 2 银 2 铜的好成绩，为“冠军之城”城市名片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今，张杰担任七台河职业学院短道速滑训练中心教练。她的队伍中不仅有七台河当地的孩子，也有来自贵州、甘肃、河南、河北等其他省份的运动员。

“只有日积月累，踏踏实实苦练滑冰技能，才能真正培养出高水平的滑冰人才。”张杰说。她每天在冰上滑行超过十公里，她的嗓子始终沙哑，但她一直目光坚定——把孩子们送上世界大赛的最高领奖台。

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七台河市坚持“体教结合”，建立了短道速滑特色校、少儿短道速滑业业余体校基础班—少儿短道速滑业业余体校重点班—黑龙江省短道速滑青年队的梯队式培养模式，形成了从学校到专业队、从业余到职业的培养、输送和选拔机制。如今，短道速滑特色学校由原来的 5 所增加到了 11 所。

“这一切努力，只为了让运动员从起步开始，就得到正规化专业化指导和培训。”七台河市长李兵说。

自去年以来，通过创建“省队市办”基地，黑龙江省短道速滑青年队落地七台河，使这里的短道速滑训练由地市级半专业队伍提升为省级专业训练队，开通了直接向国家队推送优秀运动员的通道，叩开了直通国际赛场的大门，再次实现历史性跨越。

据统计，七台河市现有在训运动员 500 余名，教练员 20 余名，在速度滑冰、跳台滑雪、单板滑雪等六大项目中，已向国家和省输送 300 余名优秀运动员，在全国短道速滑项目注册运动员确认人数达 1300 余人，是全国短道速滑项目后备人才储备最充裕的城市。

“全市中小学体育教学把冰雪项目列为必修课程，努力为冰雪人才‘金字塔’做大底盘。”七台河市教育局副局长吕国东说。

从 2014 年开始，七台河市将滑冰纳入

中考，体育学科 80 分总分中，滑冰占 40 分。这也使滑冰得到教师、学生及家长的更多重视，越来越多学生穿上冰刀，走上冰场。

七台河已经连续 23 年举办青少年上冰雪活动，开展了 23 届中小学生速滑赛。几乎每个学校在冬天都浇冰场。从 2014 年开始，当地政府给予财政支持，每浇一块冰场给学校补助 3 万元。

中小学校广泛开展滑冰课，同时加强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奥林匹克精神教育，提升学生对冬奥会常识、观赛礼仪的理解和认知。依托体育、历史、语文等课程资源，利用升旗、班会、讲冠军故事、朗诵、手抄报、绘画展示等方式，引导学生从小树立拼搏、攀登的信念。

据统计，七台河市每年有近 6 万名学生参加冬季冰雪活动，占全市学生的 90% 以上。当地政府还根据情况，定期为短道速滑特色学校提供冰刀、头盔、服装等装备。

“我的偶像就是范可新姐姐，我想像她一样，站在冬奥会的领奖台上，拿世界冠军！”李雪馨是七台河市第十五小学三年级学生，从小热爱滑冰，如今已是七台河市少儿短道速滑业业余体校重点班的成员。

和李雪馨一样，拿奥运冠军，是许多七台河运动员从小就种下的梦想。

冠军精神的传承

走进七台河短道速滑冠军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楼大厅上方的“金牌榜”——国家级金牌 535 枚、世界级金牌 177 枚、16 次打破世界纪录……这些都是七台河培养的运动员取得的成绩。

而在另一边，则是一面“冰刀墙”——一千余双运动员们穿破的冰鞋排列整齐，见证着这些光环背后的来路坎坷。

有人说，这些鞋，或许比任何奖状、奖杯的分量更重，也更有说服力。

短道速滑的传承，离不开冠军文化的激励。七台河市建设的短道速滑冠军馆，正是冠军文化的集中展示。

冠军馆共有 8 层、设有“冠军城市奠基人——孟庆余和历代教练”“中国冬奥冠军第一人——杨扬”“短道速滑‘濛时代’”开创者——王濛“折翼天使的翅膀——张杰”等 6 个主要展厅。

一件件实物，一尊尊雕塑，一张张图片，诉说着七台河 40 多年的短道速滑事业历史。2019 年开馆时，王濛将自己的数十块奖牌赠予冠军馆，其中就包括 4 枚珍贵的冬奥会冠军金牌。

“七台河小城不大，但处处闪烁着冠军之光。”李兵说。承载荣耀的短道速滑冠军馆、形似冰刀的七台河西站、冠军桥、杨扬大街等，都是这里“冠军文化”的体现，各年龄段、各阶层的市民都对以短道速滑为代表的冰雪体育事业有着浓厚的感情。

如今，除了体育，冠军文化已经融入七台河人的血脉，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的生产力、创造力和赶超力，推动七台河在转型发展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从前，煤炭及煤炭相关产业一度占七台河市 GDP 总量的 50% 以上，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90%、税收的 70%、就业人口的 60%。

由于可开采的煤炭资源明显减少，七台河在 2009 年被确定为国家资源枯竭型城市。如何摆脱“一煤独大”的产业发展模式，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对于老煤城七台河来说，是一道绕不开的“必答题”。

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七台河市将目光转向煤炭精深加工、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寻求经济转型路径。

2019 年 6 月，黑龙江联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七台河市江河融合绿色智造产业园区注册成立，是七台河市第一个超百亿级项目，对当地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里程碑意义。

为改善营商环境，七台河市政府制定出台“黄金十条”系列实体经济发展扶持政策，成立服务企业项目专班，为企业提供便利和服务。

“企业享受到了‘保姆式’服务，通过新产品研发，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延伸医药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价值。”黑龙江联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江飞说。

转型发展，承载着人民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手持镊子，将一根根睫毛按照模具整齐地粘贴在胶条上……在七台河市众盛眼睫毛加工厂，几十名女工边学边干。

七台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徐瑞函说，针对“矿嫂”们灵活就业、居家就业、就近就业的需求和意愿，七台河市从河南、山东等地引进了假发编织和假睫毛制作产业，组织“矿嫂”培训后上岗。

从“宝妈”，主妇到走上工作岗位，“矿嫂”齐丽莹非常开心，不仅实现了就近就地就业，既可以照顾家庭，又增加了收入，体验到了煤城转型的新福利。

在冠军光芒的照耀下，冠军的城市将走向新的辉煌，征服新的梦想。